

1
明明說好房間等自己回去了再收拾,但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先幫你收拾好;明明說好下了火車自己打車回家就好,但他們總是早早地就在車站外面等你;明明回的是自己家,但每次爸媽都像接待幾年不見的客人,好吃好喝放你面前,端茶遞水切水果,忙個不停……

不知道從何時起,離家遠遠走奔赴夢想的你,突然就熬成了爸媽那個家的客人。我們每一次的出發與到達,僅僅是一張車票的事,但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場大陣仗。

我們隨口說的一句話,自己轉眼就忘了,但父母卻記在了心里,甚至不惜反復折騰。

有個朋友,發朋友圈說想念雲南的汽鍋鷄,也就是隨口說說,沒想到過年回家還真吃上了。

後來他才知道,爲了這一頓汽鍋鷄,他爸爸專門託人從雲南寄來汽鍋以及配料藥材,他媽媽根據網上的教程試了整整一個晚上才做成這道美味。在父母眼里,孩子身上沒有一件小事。哪怕只是一句無心的話,也會被他們當成心願,無論費多大周章,都要幫你實現,這是屬於他們愛的倔強。

2
年末回家,就如同倦鳥歸巢,能安然放下滿身疲憊,鬆弛緊繃的神經。因爲只有在父母面前,我們才能不設防,才能感到安全與溫暖。但很多人卻不知道,父母真正的生活是從你回家那刻起才開始的。對他們來說,過年

走遠的孩子,都熬成了爸媽的客

從來不是具體的某一天,子女回到家的那天就是他們的節日。經常子女人還沒回去,父母就已經在家忙開了,提前幾天買好雞鴨魚肉、火腿肥腸、肘子排骨,堆滿整個廚房。

看到一個上大學的女孩和媽媽的聊天記錄,她媽媽說:“寶貝,你的屋子被弟弟佔用了,你回家住爺爺奶奶的小屋,我已經給你鋪好電毯,衣櫃也擦乾淨了,等着你回家。你想吃我包的餃子嗎?麵粉已經買好,準備下星期一一包”。

讀完心里很暖,我們所有心安理得的享受,都離不開父母的精心準備。很多



人在家,儼然是個“廢人”,冷了父親就把電暖壺湊在一旁,餓了母親就把飯菜遞到嘴邊,不用爲工作、學業煩憂,也不擔心吃穿用度。

甚至不少人說,每次回老家,爸媽都恨不得將所有的家鄉美食,用短短幾天全部塞進孩子的胃里。還有人說,從來不敢輕易說自己愛吃什麼,一旦說了,無論怎麼難父母都會設法做到,並且接下來天天都會吃到這道菜,吃膩了都不好意思說。

對於父母來講,能滿足孩子的需求就是他們最大的

一輩子可能再沒有別人能給。

3
一位作家曾說,他是故鄉的囚徒,但“一個人想要忠誠于內心的使命,就得學會獨自遠行。”每個人因爲不同的原因背井離鄉,在他鄉或異國踽踽獨行,每個人都忙碌得無暇顧他。

爲了生活,很多人早就學會了冷暖自知,早就收起了心中的熱情。好在有一個港灣,只用一張小小的車票就能抵達,並能獲得溫暖並補給能量。

很喜歡這樣一句話:“唯有父母對子女的愛,從不以佔有和索取爲目的,從不以放手和分離而消存,也從不以距離和歲月而濃淡。”父母的愛一直在那里,不會因爲時間而消減半分,反而在不斷地相聚與別離中變得厚重。

人到中年,也越來越能理解這樣一段話:“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去看父母的背影,而是承受他們追逐的目光,承受他們不捨的、不放心的、滿眼的目送。最後才漸漸明白,這個世界上,再也沒有任何人,可以像父母一樣,愛我如生命。”

在聚少離多的現實處境中,父母把所有的愛,都濃縮在一次次聲勢浩大的準備中,無論是相聚還是別離。

之前有朋友問我,“什么是安全感?”我想,安全感大概就是,我們一句“買好票了”,父母就開始以他們的大動干戈回應:“等你回家。”

父母在,人生尚有來處;父母去,人生只剩歸途。



有一次,著名京劇老生馬連良先生演出《天水關》,他在劇中飾演諸葛亮一角。

開演前,飾演魏延的演員突然病了。一個來看望他的同行毛遂自薦,替

演魏延這一角色。當戲演到諸葛亮升帳發號施令巧施離間計時,這個同行想和馬連良開個玩笑。於是輪到他飾演的魏延下場時,他故意賴在台上不肯走,並向諸葛亮一拱手,粗聲粗氣地說道:“末將不知根底,望丞相明白指點!”

這種突如其來的狀況並沒有難倒馬連良,他先是微微一怔,隨即向“魏延”一笑,說道:“此乃軍機,豈可明言?請魏將軍站過來。”

“魏延”見狀,便走到“諸葛亮”跟前。只見“諸葛亮”稍轉身體,俯在“魏延”耳邊輕聲說了一句什麼,那“魏延”立即微笑起來,口中連呼:“丞相好計!丞相好計!”然後匆匆下場。

這是一段臨場多出來的戲,連台下的老觀眾也沒有看出其中的奧秘。其實馬連良的“好計”只不過是壓低嗓門,笑着對那個搗蛋的同行罵了一句:“你這個臭小子,還不快點兒滾下去。”

故事二則

竹籃打水

有一對爺孫,每日清晨,都早起唸書。

一天,孫子問:“爺爺,我每天像您一樣讀書,可是我並不懂,而且合上書就全忘光了。這樣讀書有用嗎?”

爺爺沒說話,轉身拿了一個平日盛煤炭的竹籃遞給孫兒:“你去給我提一籃水回來。”

男孩試了好多次,可每次在他飛跑回家之前,水都會漏空了。

看着孫兒筋疲力盡的樣子,爺爺笑着指了指竹籃,孫子才發現竹籃跟之前不一樣了,從里到外都變得干乾淨淨。

多讀書,哪怕不理解、記不住,也會潛移默化的改變你,不管是外表還是內心。

正所謂,世上沒有無用功,竹籃打水也不空。

空碗人生

小徒弟問老禪師:“師傅,我好累,從早到晚,忙碌不停,爲什麼就是沒有成就呢?”

老禪師沉思片刻,讓小徒弟拿來一只空碗。

老禪師把十幾個核桃放到碗里,問道:“你還能把更多的核桃放在碗里嗎?”

小徒弟:“滿了,放不下了。”

老禪師又將很多大米倒入核桃的縫隙,填滿整個碗,小徒弟好像有所領悟。

老禪師又笑着將一瓢水往碗里倒,看起來,碗的所有空隙都被

填滿了。

老禪師問小徒弟:“這次滿了嗎?”小徒弟不敢回答了。

沒想到,老禪師又把一把鹽化在水里,水一點兒都沒溢出去。

人的一生,是一只空碗。若先被許多小事填滿,就無暇顧及大事了。

什麼應該先放入碗里?什麼事,才是你人生的核桃呢?



空氣清冽,光線正從天空中消逝。街道上散發着攤販手推車里剩下的爛水果的氣味,雖然聞起來有點酸臭,卻並非一無是處。露西亞很熟悉這種氣味,這讓她想起自己還是個女孩時那些歡樂的時光,所以她喜歡這氣味,正如她設想農場的人會喜歡聞肥料的氣味一樣。

已經過了下午6點,紐伯利街上的店鋪大都打烊了,但她知道,洛倫佐的店還爲她開着。她不愧不忙:她是個老婦人,歲月已經侵蝕了她的雙腿。如今它們又粗又重,像灌滿了鉛,走路的時候,臀部因爲費力拖動它們而變得很痛。

她在一條長椅旁停住,想坐下,又覺得彎下腰然後再站起來,還不如只靠一靠椅背輕鬆。她等呼吸平緩下來,再走向通往麵包房的最後一條街。洛倫佐會在,他會等的。從戰爭開始,她不是每個禮拜六都去麵包房嗎?她不是每次都買同樣的有巧克力糖衣的白蛋糕嗎?那是尼克的最愛。

“晚上好,隆薩維利夫人。”他用意大利語說,音樂鍾“叮噹”一聲,厚重的玻璃門在她身後合上,“我正念叨您呢。”

洛倫佐還很年輕,不至於成天這麼操心。她有點懷疑。她不像信任他父親那樣信任他。

站在糕點櫃檯前面的是瑪麗亞·門德斯——在洗衣店工作的小個子波多黎各女孩。“就是這位夫人。”洛倫佐用西班牙語對她說。這個洗衣店的瑪麗亞沒有丈夫,但有個孩子。她對露西亞笑笑,然後又低頭去看玻璃櫃檯。

“門德斯小姐想請您幫個忙。”麵包師說。

露西亞脫下皮手套放進小提包,問:“幫個忙?”

“我的小女兒,”瑪麗亞說,“今天是她7周歲的生日。”

“您一定認識小特瑞莎。”洛倫佐說。

“嗯。”露西亞說。她的確見過那個孩子,在那個孩子和小夥伴破壞她後院的菜園子時。

“今天我在洗衣店很忙,一整天都有人排隊,我沒時間出去給她買生日蛋糕。”

“嗯。”露西亞還記得她花了兩天時間才修好園子里的西紅柿樁。

“是這樣的,”洛倫佐說,“門德斯小姐想要個蛋糕,可我都賣完了,除了您的。我跟她說您

是我最忠實的顧客,我們得等您來了再問問。”

“其他麵包店都關門了,”瑪麗亞說,“可今天是我小女兒的生日。”

露西亞的手顫抖起來。她想起醫生說過她不能發火,但這也太過分了。“每個禮拜我都來買蛋糕。多少年了?現在這個黑女人來了你就不管我了?”

“露西。”洛倫佐像個小男孩那樣張開雙手,“別生氣,求你了,露西。”

“不。別叫我露西。”她用手指頭點點自己的胸口,“露西亞。”

“露西,求你了。”他說。

“別用三腳貓的英語,意大利佬。”

“我可以送你一些小甜餅,”他說,“或者奶油煎餅卷。我剛做的,很好吃。”

“我一週來一次,只買尼克愛吃的蛋糕。”

洛倫佐把頭歪到一邊。他似乎還想說點什麼,但忍住沒說。他又等了一會兒。

“露西亞,想想那個可憐的小女孩,”他說,“今天是她的生日。”

“那你就給她再做個蛋糕。如果你那么喜歡她,你來幫她啊!”

“露西亞,來不及了,生日派對馬上就要開始了。”他說,“再說,我已經清洗了設備,收好了麵粉、雞蛋和糖。”

“露西亞,”他說,“這樣做是對的。問問您自己,尼克會怎么做?或者我父親?”

“我知道他們不會這麼做,他們不會忘記自己是什麼人,他們不會因爲那些黑女人就開始講西班牙語。”

她盯着他,直到他移開視線。她想起尼克,

想起在最後的日子,他病懨懨地躺在床上,她是怎樣跑出去叫那些孩子不要吵鬧,而他們笑着對她說:“滾回去,瘋老太婆。”

洛倫佐頭也不抬,用一種幾乎是耳語的聲音說話。“露西亞,”他說,“就這一次。”

“不,”她說,“不,我要我的蛋糕。”

瑪麗亞開始哭起來。“上帝啊,”她說,“我的小女兒。”

洛倫佐用手撐住身體:“對不起,門德斯小姐。”

瑪麗亞啜泣着轉向她:“今天是我女兒的生日,她怎么能原諒我?您沒有孩子嗎?”

“我有三個孩子,”露西亞說,“我從沒忘記過他們的生日。我從不在最後一刻才衝出去買蛋糕。”

“可我在上班,”瑪麗亞說,“全靠我一個人帶特瑞莎。我得一個人養活她。”

“那怪誰?”露西亞對洛倫佐揮揮手。“快點,”她說,“把我的蛋糕包起來。”

洛倫佐小心翼翼地把蛋糕從

展示櫃里拿出來,放進一只白色硬紙板做的糕點盒里。他的雙手白皙柔軟。他從抽繩機里拉出一段鋼繩,捆好盒子,手腕一抖,把繩子從頭上扯斷。

露西亞戴上手套。她轉向門口時,瑪麗亞拉住她的胳膊。“求求你,”她說,“求你了,我從你這兒買。我出十美元。”

露西亞掙脫了瑪麗亞的手,大聲說:“我不要你的錢。”

“那就二十美元。”瑪麗亞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摺好的鈔票,放進露西亞的手里,“求你了,隆



生日蛋糕